

# 可凡 倾听

人生  
攻略



上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可凡倾听:人生攻略/《可凡倾听》栏目组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213-7

I. 可... II. 可... III. 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283 号

责任编辑 崔美明

特约编辑 施中宪

封面装帧 陈楠

封面摄影 胡晓芒

可凡倾听

——人生攻略

《可凡倾听》栏目组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插页 2 字数 462,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6213-7/G·107

定价 38.00 元

## 《可凡倾听》

总 监 制 滕俊杰 田 明 杨文红

监 制 张建明

制 片 人

策 划 曹可凡

主 持

导 演 沙 琳

陈 涤

邓 琦

助理编导 郭 璐

摄 像 冯建国

灯 光 李建中

音 响 沈 巍 任 烨

平面摄影 毕悦平

剧 务 曹越华





# 目录

倾听可凡 / 陈村 / 1

## 人生如诗

- 无风不成魔——大导演陈凯歌 / 3  
爱恨交加话《无极》——凯歌大管家陈红 / 17  
影坛老将 笑傲江湖——怪侠徐克 / 24  
不了情——电影人尔冬升 / 32  
乐得世间尽开颜——开心果曾志伟 / 41  
沧桑爱情童话——花甲之年说秦汉 / 52  
倾城之恋——好情人梁家辉 / 60

## 人生如曲

- 老谋深算——张艺谋坦言往事 / 71  
是豪杰必有真情——大丈夫成龙 / 87  
进退有节 俯仰皆宽——“《致远号》管带”李默然 / 96  
当爱已成往事——凡人李宗盛 / 103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和他的朋友们 / 111  
闯荡好莱坞——永远的“小花”陈冲 / 120  
岁月无痕——铿锵玫瑰刘嘉玲 / 129

## 人生如歌

- 余音绕梁七十载——低音歌王温可铮 / 141  
光阴的故事——音乐教父罗大佑 / 149  
不老的传说——歌神张学友 / 158  
英雄壮志不言愁——流行乐坛大哥大刘欢 / 166  
赤子之心——钢琴诗人傅聪 / 176

# 目录

- 生命奇迹 天籁之音——世界三大男高音之卡雷拉斯 / 186
- 音乐无国界——音乐家西蒙·拉特尔 / 194
- 美满女人——初为人母的毛阿敏 / 202

## 人生如书

- 腹有诗书气自华——红学专家冯其庸 / 213
- 把生命融进诗——锯齿诗仙流沙河 / 221
- 超越自然的再现者——法兰西学院院士朱德群 / 229
- 在“父亲”的名义下——大山里走出的罗中立 / 238
- 文坛独行侠——贾平凹谈人生 / 247
- 妙笔生趣——“涩男郎”朱德庸 / 256
- “不会画画”还在画——困惑的陈丹青 / 264
- 宇宙瀚海任翱翔——航天英雄杨利伟 / 274

## 人生如画

- 其实我是个好人——“和珅专业户”王刚 / 285
- 天子不怒威自在——“皇阿玛”张铁林 / 296
- 戏中甘苦几人知——老当益壮的焦晃 / 306
- 我亦甘为孺子牛——濮存昕的鲁迅缘 / 312
- 本色本山——赵本山不忽悠 / 318
- 美人依旧——别样的邬君梅 / 328
- 情真意切——新上海人何赛飞 / 338
-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光头陈佩斯 / 346

## 人生如戏

- 天下无极——电影《无极》全家福 / 361
- 红楼梦圆——越剧《红楼梦》的故事 / 380

曹可凡先生是上海这座城市众多招牌中的一块，常常挂在电视机的屏幕上，那张胖嘟嘟的脸上绽开的微笑，很有亲和力。人们已见惯他了，知道他一出来是有好东西的。他则知道自己声音中有磁力，不忍辜负，有时还要登台朗诵，直接电人。

我也是个一见曹可凡就愉快的人。这愉快，不是北方人说的“逗”，而是松弛，是相信他的诚恳，要跟他说两句。他放着好好的医生不当去做主持人，舍弃大夫严肃的脸，这个转折很有趣。大夫看人的肉身凡胎，他看人的精神魂灵。他见过的闲杂人等可谓多矣，能获得那么多人的认同，是他的成功。

曹可凡多才多艺。虽然他可以画几笔，也可以唱一段，我说的“多艺”，更多是他愿意学习，愿意倾听。在“可凡倾听”这栏目名称中，他取低，取弱，而不取“可凡告诉你”，不用“不得不说的故事”要别人不得不听。今天，想告诉别人一点什么的人太多了，不听都不可以。曹可凡则始终愿意倾听，用倾听唤起他人讲述人生的经验、专业的奥秘，展示个性，取得美好。他接触的多是文化人，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多有建树。主持那些玩闹的、提出问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强势或饶舌能控制场面，将眼球引向自己，形成风格，嘉宾只是道具吧。而文化类节目，仅仅一个主持人是很难文化的。曹可凡提供一个场，以一个懂行的热情的倾听者身份在相伴。他

与人为善，与艺术为善。他的提问有分寸，有内容。无论来宾是高是低是男是女，他们总是在一个平面上交谈，朋友式的，相得益彰。倾听他人者才会被他人倾听。倾听他人也就是在倾听自己，在一次次倾听中，一次次找到自己。这过程，是流畅的，顺势而下的。美丽的主持人比较容易找，有底蕴的难找，开个玩笑，像曹可凡这样既好看又有底蕴的主持人更加难得。

我跟曹可凡曾同机去北京，专程去听那场听过的人少、评论过的人多的歌剧《图兰朵》。前清的太庙，乐队齐奏时，空气也在颤抖，惊起的鸟在咏叹调中掠过大殿一角。曹可凡有众多“在现场”的经验，有感受。当他再谈，那声音难免更有磁力了。

曹可凡体积庞大地在本地奔来走去，他总是很忙。但他出现在屏幕上时，出现在书本上时，则是认真诚恳的，是从容的，微笑的，还是胖嘟嘟的。

祝他将这种种的好保持着，一年又一年。

2006年3月6日



## 无风不成魔——大导演陈凯歌

21世纪开端的时候，一部运筹帷幄的巨型魔幻影片《无极》在中国第五代名导演陈凯歌的指导下开始了拍摄。来自世界各地的英雄好汉、精英才杰以开放的视野，历经了三年打磨。在影片制作完成前夕，作为老朋友，陈凯歌导演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陈凯歌

**曹：**在长达三年的筹备和拍摄期间，《无极》一直采取比较低调的姿态，甚至到今天，剧情依然是秘而不宣。所以我觉得《无极》的拍摄本身也像是一部悬念迭起的惊险片。今天能不能告诉我们，《无极》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陈：**其实我还是不能告诉你《无极》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这个原因并不是为了保密，因为影片很快要上演，我们非常希望观众能够在电影院里头，自己去了解《无极》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这个电影中间有一个爱情故事，有很多动作的成分，同时又有非常多的电脑特技。通过电脑特技和故事这样一种结合，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上的壮观，这种处理我觉得确实会让观众感觉到耳目一新。我自己就觉得是以一个强大的故事作为支撑，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和艺术的元素，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影上的壮举，所以我们对这个影片最后的完成都抱着十分期待的心情。

**曹：**你希望在《无极》这部影片当中来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是心灵感受？

**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说这个电影是三千年前之未来。

**曹：**光这句话就很玄妙。

**陈：**其实我想一点都不玄妙，不是说要故弄玄虚，而是说实际上我们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不管是古代也好今天也好，不管是西方也好东方也好，不管你是生活在哪一个具

体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感基础,就是说我们是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几乎在不同的时代是一致的。所以我呢,在戛纳放 12 分钟的片花的时候,跟在座很多的新闻界、媒体的朋友讲过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是在这个电影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打破或者撤消了时间和空间的边界。我们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大家过去没有进入过的世界。电影的迷人之处也就在这儿,就是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我们把门打开,观众能够进来跟我们分享这种梦想,分享他过去没有感觉到的那种幸福。让观众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中,感觉到在精神上、情感上高度的满足,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迄今为止,陈凯歌导演的影片从不以多产著称,而是以思想深刻出名,纵观他所完成的影片,几乎都展现了史诗般壮阔的画面,蕴涵着非常深厚的哲理。

曹:您是不是也希望《无极》在这个方面,尤其是在观众的认同点上,做出这种新的探索?

陈:可凡,其实探索是谈不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白了我自己就觉得我是没有特别大的改变的。那么是不是我有能力去探索,比如说艺术跟商业之间的关系啊,能够探索市场和观赏性,和整个的思想啊、哲理之间的关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都没太想。若说我



陈凯歌、陈红和曹可凡

有变化,这个变化就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呢?其实在《霸王别姬》里你也可以看到的,就是电影应该是感性的。那么我自己就觉得电影应该是感性的是否意味着《无极》就是一个纯粹感性的电影呢?我觉得《无极》还是很深刻的,很强烈的,但是呢,《无极》的深刻和强烈到了非常娱乐的程度。

曹:深刻的娱乐?

陈:不是深刻的娱乐,是深刻到娱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我无意改变自己,我就觉得你最初坚持的那一点东西你还得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在形式上、在其他方面就不动,你可以筑一个土围子说占山为王,此地是老子的领地,你们谁也别进来,我也不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观众永远是对的,是在时代不断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讲观众永远是对的,观众,今天的观众,特别是今天的年轻观众,跟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确实是有天壤之别。如果你不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你拒绝承认这个情形是有变化的,那你不要做了,你也做不好。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做一个导演好的地方就在于我还是在做着一些我非常相信的事情,不是说我非常痛苦地说,这个是我不得已而为之,不是的。套一句俗话就是我很激情地在做这件事情,但同时又觉得我做得很快乐,当然,我是非常希望观众能和我一起去分享这个快乐。

---

《无极》前前后后拍摄三年,其中不乏艰辛坎坷,但是陈凯歌投入于《无极》的创作激情,始终高涨不衰,甚至连作为妻子的陈红都感到不可思议。

---

曹:陈红说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始终对一个电影、一个题材保持这种高度的热情和旺盛的创造力,陈凯歌导演就是如此。

陈:不是,是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啊,上了一辆没有刹车的车,是这个情况。它没法停,你非得等它,然后这个车你上去之前你已经知道,它什么时候在一个特定条件下会自己停下来的时候,你才能跟着停下来。它不停你就停不了。所以在这儿说到有关毅力啊,有关坚持啊,有关热情啊,是对的,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充满了很多的甚至是苦痛的感觉。我就很心疼我太太,我说我是把陈红拉下水,做这么大一个制作,没有她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她去分担我大概百分之七十的工作,以便让我能够专心地去拍这部电影,在艺术上啊,在整个构架上去做这种思考。但是有的时候看到她的样子,我是很难过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她替我承担得太多,其实这对她来说很不公平。可是电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无公平可言。所以只能说此时跌跌撞撞,下一步磕磕绊绊。但是很奇怪的是《无极》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它非常像格里菲斯所创造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事情总是

在最后一分钟才解决的,最后一分钟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我自己就渐渐地感觉到呢,我们两个在这三年中间最大的遗憾,就是跟小孩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有时候我脑子里会想,对于我来说到底是孩子重要还是电影更重要?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确实是。因为电影有时候拍过了以后我还有机会再拍的,可是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你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了,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少年了。特别是我的大儿子跟我长得特别像,我看着他越来越好像看着我自己小时候似的。可是同时呢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电影《无极》其实也是你的小孩子,它每天也在成长着,每天也在变。这个电影完成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不诉苦的情况之下,能够给观众一个完美的享受,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跟陈红第一次看完成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悲喜交集的心情。想起我们这三年走过来的路,说起来好像有点把这事给说大了,不就是一部电影吗,但是真的可不是一部一般的电影。

**曹:** 什么是最困难的?

**陈:** 其实最大的难处啊,还是在于去尝试做自己过去没做过的事情。你说举前面这些电影的例子,包括《荆轲刺秦王》在内都是有迹可循的,你毕竟还有一些历史资料啊,还有一些前人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你,帮助你去构筑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但是《无极》没有,因为它是《无极》。我们甚至查了《康熙字典》,无极是什么意思,无极其实就是无像无形的原始本初,是开头的故事,是关于这个世界还年轻的时候那样一个故事。

**曹:** 是混沌初开的时候。

**陈:** 混沌初开的时候,是关于一群自由的人,生活在一个混沌初开的年代。这个世界好像是昨天晚上刚做好的,阳光升起这是第一个黎明。借用一句话说,我们老说我们想写非常屌的人物,非常屌的人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大事当屁事,把屁事当大事的人,或者把小事当大事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物的世界观跟我们今天是不大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人,我想我们都是不自由的。这种不自由指的心灵,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自己能够跨出这样一步,允许我们去跟随我们自己心灵的这种愿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有多少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你必须想要做的事。如果你一定要问我这个电影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我想这就是意义所在。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想怎么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曹:** 随着《无极》上映日期的日益逼近,我自然会想起你刚才提到的《荆轲刺秦王》,从个人来说,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平民跟一个暴君的较量,我觉得在这里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人生的价值。可是这部影片上映之后,无论是评论还是观众的反应,都跟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争论。现在会不会也有

点担心,《无极》也会像《荆轲刺秦王》那样,不被接受、不被理解,因为这个对导演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陈: 一个导演可能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世俗反应的标准,叫大获成功,这是世俗反应的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怎么看,《荆轲刺秦王》我认为是留给我自己的礼物,如果有很多人不接受这个电影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在那部电影中间,我觉得是提出了一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们很多的习惯、我们整个的历史是在那个时间逐渐形成的。秦王政是谁?他不是平民吗?他是一个落难王孙的儿子,他甚至可能是个私生子,这个要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是他最后做成的是什么呢?他跟荆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我第一个说的,我说这两位实际上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英雄。我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提到这两位的时候都是抱着同样尊敬的心情去写的,这就是说你可以超越历史给这些人物的局限,最终给他们一个定位,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样鼓舞和激励的作用。在这个电影中间我想表现秦王政是失败的,因为他在孩提时代做平民的时候,在赵国放羊的时候,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但荆轲是成功的,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名留青史了,每当走到易水河畔,都能够想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是的。根本原因在于就是他留给了我们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小,但是质量非常非常大,在今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间,永远不会忘却,有一个人曾经在高渐离的伴奏下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的价值、他的意义在这儿。这是一个充满物欲的时代,我并不批判物欲,我这人跟钱也没仇。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听到荆轲的声音呢?我们怎么能够重视荆轲的声音呢?不会的。所以我想冒险犯难是我性格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无极》来说就不是这样,《无极》是对众生的安慰,这是《无极》跟《荆轲刺秦王》的区别。《荆轲刺秦王》所提出的问题,非常非常尖锐的,或者说娱乐的一个特点就是回避现实。那么我并不认为我们在《无极》里面是回避现实的,我们迎接人们情感的一面。我们可以在张东健所扮演的奴隶身上,看到在所谓混沌初开之时,人可以多么单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功名利禄这四个字,对这个世界上的男性有多大的吸引力。陈红所扮



陈红和陈凯歌



演的满神,她是掌控人的命运的,或者给人提供选择的机会,一或者二,你选。这并不是她的错,为什么呢,选一选二是你的问题,可能选一你就幸福了,选二你就不幸福。但由于大家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选一的可能性跟选二的可能性同样大。为什么呢,其实满神或者陈红就是我们的心魔,陈红就是我的心魔,因为我爱她,她是我太太,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佛家所讲的执著。我老是很紧张,我要看陈红是不是开心,当然前提并不是惧怕,而是因为她的压力太大了。我担心就是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发事件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她确实会感觉到崩溃。那这个是我要防止的。举个例子来说,香格里拉,花那么多钱,四十六米长的跨度、一个钢结构的東西,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而明确的:走还是留。如果这个钢架塌了,谁负责?留是这个结局;走的话,几百万的景你要扔掉了。媒体有的时候说浪费,说是烧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对钱跟大家一样感到心疼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跟钱相比,人的生命贵重得多,我们不允许、不应该忽视这些工作人员,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危险都不可以。这个决定非常难以做出。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手指,或者一只手伸过来说,让我帮助你吧。是谁呢,那就是我,我就说必须走,不能留,是这样一個情形。但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比如说发生了一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我就跟陈红说,你去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注意一件事,带一把道具刀去吧。其实我们俩也是开玩笑的。陈红在我的眼睛里是永远不会老的,她还是我十几年前认识的她,我跟她结婚之前,那个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你应该很熟悉的,1994年在拍摄《风月》的时候,你到剧组呆过一段时间。我其实心里的感觉,这个工作是一定要让她去做的,她一定是要跟人家去谈的。对我来说,我的痛苦就在于我不能去谈,因为我每天还要跟这些人工作,发生了冲突不好。

**曹:**我想除了这个制作部门的复杂的关系之外,作为一个导演来说,要让每个演员能够发掘出他们最大的能量,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您对于演员的判断向来是有自己独到的眼光,但是现在大家对你选择张柏芝跟谢霆锋这样的演员总是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他们毕竟太年轻,那你选择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最后他们在戏当中的表现又是如何?

**陈:**演员本质上来讲是天生的。通过后天的锤炼,变成了一个伟大演员的情形非常少,这就是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情形。有多少人曾经做过演员梦,但有多少人成为了真正可以青史留名的演员?非常非常少,导演也一样。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两位是在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去发展他们的所谓演艺事业的,那就叫连轴转,那就叫做赚钱机器。艺术在香港电影中间,说白了,几乎等于零。但是有心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去刻意地磨练自己。所以我觉得张国荣的逝去对香港电影、对香港的艺术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他是在基本上也不逊于谢霆锋和张柏芝的这样的商业环境中间,自己用了心

的……我要这么说，对这两位演员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他们跟我们的情形不同，我们一路走来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院校，是吧，你要想成为演员，不过艺术院校这一关你就成不了，通常是这样的，少数的例外了。你要让他们明白的一件事是，你们拍的不是你们过去拍的那些电影，当他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想办法去适应我的工作方式。我只能这么说，我这个人不说套话俗话，我不说哎呀好啊，他们大好，不是，我告诉他们的是他们适应了我的工作方式，他们使我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感到满意，当然所谓或高或低是指的不同的戏份，不同的场景，在不同场景里边的表演，我觉得是合作得很好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也像县官，要升堂，怎么样体现那个县官的威风呢，有两件事，一个是三班衙役在旁边喊升堂了，这个就是以我的副导演为首，工作人员的紧张状态，一进这个棚大家都傻掉了，就是说鸦雀无声。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有三班衙役喊；还有一个呢就是惊堂木，是吧，县官判案之前先拿惊堂木啪地一拍，这叫不怒自威啊。我也有我的惊堂木，这个惊堂木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眼睛，我走进来坐在监视器前的时候，不管是谁走过来我抬头看他那一眼的时候，等于拍响了惊堂木。

曹：陈红说你瞪眼睛的时候特别冷冰冰。

陈：其实不是故意的，是自然形成的，比那故意的还厉害，是这样的。

曹：你说拍电影就像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为什么那么说？

陈：真的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这苦修，十年面壁图破壁，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你其他的人生乐趣有没有啊，有的，不是说没有其他人生乐趣，我照样是饮食男女，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倘若你有这样的心绪，有这样的情怀的话，你会看淡你眼前的难处，就像你可以看淡所谓的功名利禄一样。但是我还是希望成功的。

---

1952年的夏天，陈凯歌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家庭，母亲知书达礼，文化底蕴深厚，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电影剧本的编辑。父亲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一生追求襟怀坦白，曾经拍出了像《青春之歌》这样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优秀故事片。

---

曹：人们说起你的时候，自然会谈论到您的父亲陈怀皑先生。您小的时候是否对父亲有一种敬畏感或者说崇拜，因为您父亲毕竟是拍过像《青春之歌》这样影响着整整一代人的影片？

陈：对父亲有敬畏，是畏多于敬，这个敬，是平凡接触里来的。我爸太忙了，所以那个敬畏呢变成畏敬是更合适。崇拜没有，但是我父亲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受了很多很多苦，



曹可凡、陈凯歌、陈红

我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当然一些同学也讲世家子弟，世家子弟其中包括我、田壮壮。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父亲家是很贫苦的，在福建是非常贫苦的家庭，是他自己一个人19岁，抗日战争的时候到了重庆，多少年都没有再回家乡。他教给我的其实非常简单，在那个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被批判的事，是一种被批判的观念，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难能可贵，不管对你个人而言和对社会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这四个字就是“个人奋斗”。

曹：所以从内心来说，你是不是跟母亲贴得更近一些？

陈：这个也是因为我母亲因病在家，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多了，再一个因为她是母亲嘛。我觉得她是我的导师，根本上讲是精神导师，但是以母亲的形式出现的，因而我没有最终选择做学术研究这个路。我小的时候念的古书的底子是可以做学术研究的，我母亲啊，她基本上是帮助我去建立一个比较庞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基本都是从书本里头来的，所以我这个人的处世能力不是很强，所谓不是很强，就是我不太知道跟人家怎么打交道，随机应变这个我不成，我这人是比较一根筋的。但是在我自己，我是有精神世界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头这个结构非常庞大，我觉得这是我母亲帮我建立起来的。

曹：陈红说你可以在家里一呆就是六个小时，漫天遐想，并且可以在眼前看到很多东西。

陈：这个对我来说呢是另类幸福，不是很多人能够得到的。因为你可以遐想，你可以所谓掩卷长思，你可以把在众人看来无聊的时光变成灿烂的岁月，你觉得你独有所得，这有多幸福啊，真的是这样，你可以的。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们常说享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其实最高境界是灵魂生活。但是有的时候会问你灵魂吗？你首先要有灵魂，你才能过灵魂生活。

---

近20年前，陈凯歌在美国纽约的公寓中，面对过去，写就了一本《少年凯歌》，以极流畅的笔调，讲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以及在此之前的童年生活；以极深刻的剖析，将自己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去勇敢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

**曹：**你写的这个《少年凯歌》，很多人看了都非常感慨，那就是用一种非常冷峻和沉重的笔调描写了在“文革”当中的岁月。你跟你妹妹在“文革”当中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陈：**那就是无依无靠的状态。因为“文革”以前的家庭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父母那个时候都跟我们不在一起。“文革”开始的时候，突然间跟随了我们家8年的一个老太太，她说我得走了，她是1958年到我们家的，到“文革”开始整整8年，她说，并不是因为我想走或我怕事儿，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怕什么呀，我是怕给你父母添麻烦，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家还要用保姆，对你父母不好。她用了三天时间集中教我们怎么蒸馒头，怎么做米饭，怎么做面条，怎么炒一般的菜蔬。

**曹：**等于是一个速成烹饪班。

**陈：**速成烹饪班。就是说有了这三天，你们兄妹俩可以活下去，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我跟我妹妹做的第一顿饭是蒸了窝头，但是不会炒菜怎么弄呢，就把这窝头切成丁，切了点葱花，然后就炒了一盘窝头，炒窝头吃，这个我相信我妹妹至今都还记得。但是你提到《少年凯歌》，其实在《少年凯歌》里头，我自己描写的不是苦难，是美，是苦难中的美。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是用那样一种，你说是沉重的冷峻的笔调，去很深入地描绘在这个那样充斥着政治元素的时代里边，我们看到了那种朴素的人性，我们看到了这种美，也包括我们所说的，你能从丑里边发现美，丑中见美的这东西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所以我觉得《少年凯歌》这本书的价值其实在于它的真实，今天有幸跟你谈起这本书，其实也是鼓励读者再去买来看看。

**曹：**你在书中还有一段描写是刻骨铭心的，就是在批斗父亲的时候，你对父亲有一个推搡的动作，很多年过去了，你一直在为这样一个举动而愧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样一个很小的动作是你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痛？

**陈：**其实这个痛现在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能够过去，就是因为我说给大家听，我不说给大家听，我永远过不去。我认为这是我和很多人的不同，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孩，才十三四岁的样子，干吗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也在书中写到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文革”过去之后，多少曾经跪着的人现在站起来说是别人的错，跟我无关。其实每个人都有错。如果当时真的我们具有那样的素质，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能说“不可以这样”的话，可能事情不会演变到那样的程度，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吸取那个历史阶段的那样一个教训，这是一个历史的事，这是永远、最终无法回避的事情。

**曹：**所以你在书中有一段评述是很有震撼力的，就是当审判台空着的时候，应该走上去，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